

## ◆ 摄影史上的布列松 (作者: 佚名)

2005-06-09

### “决定性瞬间”的美学

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)在那些热爱巴黎、与巴黎融为一体,并忠实地记录了巴黎悲欢离合的摄影家中,应特别提到布列松、卡帕、多阿依。

卡帕在随联合国军进入巴黎时,曾泪流满面地高声叫喊着:“巴黎就是我!”多阿依经常到贫民街去,喝着廉价的葡萄酒,与艺妓、工人、贫民们闲聊人世间的的生活。多阿依是真正的巴黎贫民后代。与此相反,布列松则是法国名门迦勒底人的后代,属于上流社会的聪明人。

摄影界当时对这三人的评价顺序是:布列松、卡帕、多阿依。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,多阿依、布列松、卡帕。如果说对巴黎充满陶醉感情的摄影家,还应加入布拉萨。但是布拉萨已经是过去了的人。当然卡帕也是三人中最先离开人世的。多阿依只是拍摄贫民街人民的生活,而布列松却不仅拍贫民街,还把镜头对准贵族生活内幕;如今能够拍到这一世界场景的,布列松恐怕是最后一个了。

无论如何,布列松不是贫民。他居住在距巴黎170英里远的一个古老的小镇上,小镇的生活奠定了他的人生之路和以后的成就。小镇里,有他的爱妻拉特娜。曾拜访过这里的日本摄影家川原舜说,由于拉特娜不喜欢烟味,所以布列松在妻子面前从不吸烟。在这里,布列松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新兴艺术——摄影。这种奇妙的、神秘的、罗曼蒂克式的生活代表了布列松的艺术风格。

### 与莱卡相会

迦勒底家族是法国诺曼底地区的豪族,在法国任何地方,迦勒底比布列松更被人熟知。他出生于1908年。纽霍尔在《摄影巨匠们》一书中列出的法国当今摄影家,只有他一人。

布列松少年时期梦想当一名画家,他原先的学习都是按照这一理想进行的。他一出生,就具有多愁善感的性格,因此,常常产生的一种奔放的思绪,使他感到难以控制。他曾到过非洲旅行,驱使他行动的正是那种奔放的思绪。然而,非洲等待他的,却只有热病。回法国途中,他在马赛发现了一个小型而又奇妙的黑色机械,那就是35毫米相机。之后,相机几乎就成了他旅途中唯一的伴侣,布列松着了迷。几年后,布列松回忆说。作为“视觉的延长”的小型相机,创造了我的“决定性瞬间”。

从1931年起,布列松离开绘画,转向摄影。可以说,持有莱卡相机是他从事绘画创作或摄影创作的决定性选择、绘画构图是制作构图,摄影构图是剪裁构图,而且,是在瞬间中决定的。这是他通过莱卡相机逐渐明白的道理。

### 受挫的个人影展

布列松完全成为莱卡的俘虏。从1932年到1934年,他肩背相机,走遍了地中海沿岸、墨西哥、美国。收集在作品集《决定性瞬间》的许多早期杰作,全部是在这一时期里拍摄的。其风格是,巧妙地捕捉到生活中的非现实感。废墟中玩耍的孩子们、站在西班牙土墙边的孩子,这些作品给人以沉醉在幻想中的感受。

在他去纽约时,举办了个人影展。但是,当时被沙龙派统治的摄影界,虽然有些人高度评价了他的个性,但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。他的作品被打上“反造型式摄影”的烙印,被严厉责之为“暧昧、矛盾、反造型式的、偶然的照片”。

年轻的布列松依然勇进。他反击道：“你们是否理解我的照片？”如果他的照片被当时摄影界所接受的话，可以肯定地说，那决不会发展为现在这种新的风格。正是由于摄影界没有接受，布列松的自信心就越发增强，并受到极大激励。

同期，他还担任电影副导演，作为鲁尔那鲁的助手，到各地旅游，并下苦功夫攻读摄影。电影，无法修版，所有构图都是在取景框中决定。照相与电影一样，也是无法改变原构图的。布列松把他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，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### 与“马格那姆”的结合

1936年春，布列松结束了流浪般的摄影生活，参加了巴黎新闻社招聘考试。但是，这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失败。布列松一头扎进了咖啡馆。

在那里，他遇到了考场落榜的一些人。其中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匈牙利的卡帕”，“我嘛，叫西摩，我讨厌考试”，另一个男人津津有味地喝着葡萄酒，接上去说。他们一下子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们相互对视着，直觉告诉他们，对方都非普通人。他们相约，十年后再会。

“马格那姆”就这样，在偶然的时间里诞生了，“马格那姆”真正登上舞台，引人注目，是在大战之后。可以说，直到他们约定的十年后的那一天。之前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拼搏着。

卡帕在死亡线上战斗着，创作出许多震惊世界的名作，使他一举成名。

布列松毕竟是布列松。他奔走在西班牙内乱之中，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。与其说是去参加，不如说他是去把照相机对准那些社会名流。二次大战开始之际，他随电影班从军，之后又成为德军的俘虏。三年中，他两次试图逃走，均告失败，第三次终于成功。他返回巴黎，参加了抵抗组织。这一时期，他拍下了许多文化界、艺术界人士的肖像。毕加索、马蒂斯、布拉克、鲁欧、撒尔托尔等人的肖像作为杰作，收集在他的《决定性瞬间》中。1944年，巴黎解放。但是，有关解放的照片，布列松竟然一张未拍。他参加抵抗运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当然，他还是拍了一些反映巴黎市民审判德国帮凶的情景。他还以前线遣返回国的战俘为主人公，导演了电影《归途》。这是1945年的事情。

巴黎的解放，对于布列松是莫大的喜悦。然而，更使他兴奋的是，与从前消息杳无的卡帕、西摩等人的相会。1947年，他们横渡美国，中途又有乔治、罗杰和艾丽亚·爱斯娜加入，马格那姆终于走上了正轨。

同年，布列松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有161幅作品，长达两个月的个人影展。这个展览是布列松向世界巨匠迈出的一大步。

### 《决定性瞬间》

1954年，布列松早期几十幅名作被重新整理，出版了题为《决定性瞬间》的作品集。经过安利·马蒂斯的设计，它成为一本非常高级的作品集。另一本由米罗设计，撒农特尔写说明的《欧-洲人》是一本充分表现欧人性格特征的优秀作品集。这期间，他还到过埃及、中国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缅甸等地采访。1955年，出版了《两个中国》，还出版了《巴黎岛》等作品集。

1955年，布列松在巴黎卢浮宫美术馆举办了大型个人影展，这在巴黎是空前的举动。可见，布列松作为摄影家的地位越来越高了。

但是，战后13年过去，布列松的周围开始变化：卡帕战死在印度支那，西摩也倒在埃及战场上。从前的两位挚友，都先后离开了人世。

然而，摄影家是不能顾及个人情感的波动的，既然还活着，就要作为世界事件的目击者和揭发者而履行职责，这是布列松的生活观。当然，在履行职责的同时，也包含了对死去战友的怀念之情，他把任何名誉、地位都看成是虚荣。

1957年，由日本(每日新闻)社主办的布列松个人影展在日本开幕。那时，人们传闻布列松会亲自参加，然而未能如愿。因为世界局势不稳定，埃及动乱、匈牙利事件等此起彼伏，作为新闻摄影家，他的责任感是不允许他离开战场的。

日本方面的影展，完全由布列松本人设计，展厅也是依据他的要求而布置的。个人影展如果不能反映出他本人的风格，那就缺乏意义。展览会应该使人感觉到艺术家的气质。当时，众多的布列松崇拜者都期待着，把眼睛都瞪圆了。然而，布列松还是未能离开巴黎。或许，对于一名摄影家，过去的成就都是过眼烟云。布列松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安放在未来的天平上。这恐怕就是摄影艺术家们的使命。

 [说几句](#) & [看看别人说了什么](#)



想了解 **摄影界** 最新动态?

版权所有 中国摄影家协会

未经同意，不得转载、使用和链接本站内容，违者必究!!

Copyright (C) China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